

# 從戲劇走入舞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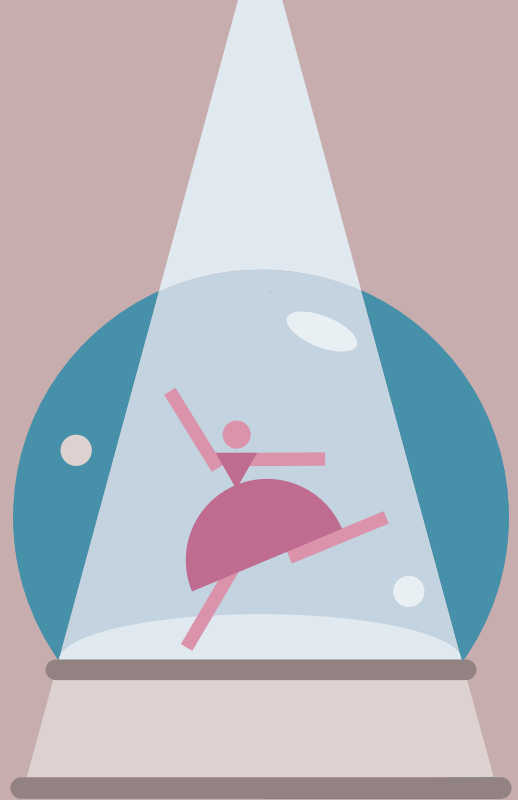
遇見美好的自己

## From Actress to Dancer

Discover the Beauty of Self

董淑貞 SHU-CHEN TUNG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兼任講師



### 從身體的跨領域說起

舞蹈與戲劇同屬表演藝術，而在身體的詮釋表現上卻是大相逕庭。我從舞蹈跨領域到戲劇；從戲劇回到舞蹈。在戲劇圈教演員肢體、跳舞。在舞蹈圈帶領舞者做情感表達、戲劇化的身體表現等，雙棲兩地。戲劇與舞蹈相似又相異，然而現在的劇場表演也已經結合舞蹈與戲劇一起，難以劃分了！而我又是如何與它們相遇，將它們轉化後帶回我的教學現場與我的學生分享呢？

那麼就從我與戲劇的相遇開始說起吧！

### 相遇

記得那是我的第一齣戲劇作品，排練期時，導演曾坐在觀眾席對著我大喊：「淑貞！妳是不是人啊？」。

「是不是人？」表演中的人與真實生活的人，到底哪個是人？還是都是人？舞蹈演出中的人與戲劇演出中的人不都是人嗎？為什麼我所呈現出來的人在戲劇導演的眼中變成了「不是人」？那我是什麼？從小到大的表演訓練在當下瞬間瓦解，但，也因此而重新長出新的花朵……。

當時，我正在排台南人劇團的古希臘喜劇《利

西翠坦》(Lysistrata)，我飾演正在看火災現場的婦人。若是以舞蹈動作設計的角度來分析婦人的動作解構：我的脊椎往上延伸，上半身成半弧狀；腳的部分則是一腳站立支撐主重心、另一腳延伸點地在旁，身體則隨著頭左探右探左右擺動的扮演著看遠方火景的婦人。

而這樣的身體設定放在戲劇的身體脈絡裡究竟是哪裡有問題？我思考著。

我的背景是一名舞者，從小學四年級開始學舞，國中舞蹈實驗班、五專舞蹈科到大學舞蹈系畢業，畢業後待舞團。為了要豐富自己的表演張力，希望自己不僅只有身體的技巧，而是可以將情感由內而外的跳出渲染別人的舞作。因此，畢業後，我進入了台南人劇團的青年劇場。那是為期一年的戲劇培訓課程，希望透過戲劇的課程訓練可以刺激並豐富自己的表演。一開始總是撞壁：不會走路、不會講話、不自然。

「好難歐，怎麼會這麼難！不就是最簡單的走個路、講一句台詞、做個反應，怎麼做不出來，一整個怪。」我想，這應該是每個舞者接觸戲劇時可能都會遇到的困境。

因為從小的舞者訓練已將舞蹈內化，自己不知道或許也沒有覺察，自己的身體是標準舞者該有



1 台南人劇團，古希臘喜劇利西翠坦（*Lysistrat*），右一為我。（李俊聲攝，台南人劇團提供）

的身體還是一般人的身體。直到進入戲劇研究所之後才慢慢發現，原來我一直都是以舞者的身體在生活，就是這套標準的身體讓我顯得「不是人」。換言之，或許是因為長期訓練肌肉，脊椎多是往上延伸，也因此顯得背脊很挺、直——胸骨會稍微往前推顯得較挺，膝蓋也較一般人容易打直；因此，骨盆和臂部會稍微往內縮，走起路來較不符合人體工學。就是看起來「太挺」，好像隨時處在一種備戰狀態，穿著一身直挺挺的盔甲，挺得太不像人了！

接觸戲劇，卸下盔甲，回到以人為本的學習——回到自己的覺察

2008年，我到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研究所進修。更加體會到，戲劇是關乎人，以生活出發。它引導我回到自己，從感官（視、聽、觸、味、嗅）出發，感受生活的一切，回到自己將其轉化成創作的養分——打開與人、土地及生活的連結並重新思考藝術教育的養成。

這與我之前所受的以技藝為本出發的舞蹈教育

不一樣。我習慣的是模仿，然後再現。《詩學》的作者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說過：「表演從模仿開始」。戲劇也同樣是，先觀察模仿再現。

舞蹈與戲劇皆是從觀察模仿開始，這是相似之處；而不同的地方在於「再現」與「呈現」：舞蹈是再現，戲劇是呈現，雖說兩者都可將其視為一種技藝：戲劇是從感覺情緒出發，像是：「我感覺到一陣風吹來：『我深呼吸，表情放鬆甚至微笑，繼續感覺（這是兩個表現體：臉跟身體）。』再持續呼吸。」回到自己由內而外的創作。

舞蹈則是將感受外現，像是：「我感受到一陣風在我身體周圍吹著圍繞著，我舞動著我的身體，跳舞。」（這是一個表現體，全身為一體）具有一套標準，由內而外的仿真。

德國烏帕塔的「烏帕塔舞蹈劇場」（Tanztheater Wuppertal Pina Bausch）前藝術總監及編舞者，碧娜·鮑許（Pina Bausch）曾提到：

我在乎的是人為何動，而不是人如何動。（I'm not interested in how they move, but what moves them.）





2 台南人劇團，你所不知道的台南小吃，左後一為我。(黃丞俞攝，台南人劇團提供)

這句名言不僅將舞化約為動作，從人出發而非從技巧出發是與戲劇相同，也是我學習戲劇教育後，一直在思考如何延續此思維，並將其帶回給舞蹈系、舞蹈班的學生。

從舞蹈系畢業後，開始待現代舞舞團，接著到劇團，再來到戲劇研究所進修，最後回到舞蹈系當老師。如今回到舞蹈圈已經不是教授現代舞了，而是「戲劇表演」。從 2013 年到舞蹈系教授「劇場表演」。這門課主要開發學生的表現力，除了本身既有的舞蹈技巧，還能在情感及情境的想像上，有更多的張力及表現力。我將所學之戲劇與舞蹈，融合轉換成學生能理解的「語言」回到母校教學。希望帶給學弟妹的是「回到身為『人』的學習，並回到自己，從自己出發。」

### 以李惠美舞劇為例

因緣際會下，我到台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台史博）參觀「大家的博物館：2011-2015 李惠美館藏受贈選要特展」。李惠美女士（1918-2021）是一位日籍舞蹈家（原名：鈴木惠美子），原籍日本東京市，少女時代熱愛舞蹈，曾隨留法、美、德等國後返日，先後跟隨名舞蹈家如河上鈴子、江口哉等老師學習各種舞蹈十餘年，並且曾在東京新宿的木蘭留洙舞劇場，任職十餘年。

二戰期間，鈴木惠美子奉母命陪妹妹赴滿州國尋找夫婿，後來卻因戰亂交通中斷緣故，無法返回日本。滯留中國東北時，認識當時於中國部隊擔任糧秣的課長李健如，因而燃起了異國戀情。

戰後國共紛爭，她顛沛流離從東北轉至華北、而後華中、華南、台灣，並與李健如結為夫妻。1948 年隨國民政府輾轉來台，終至高雄鳳山定居，夫婿為她取中文名為李淑芬。戰後的生活困頓，加上女兒孝芬出生，生活其實充滿了挑戰。

李淑芬女士在朋友鼓勵下，於 1956 年以藝名「李惠美」成立「李惠美舞蹈研究社」，從此生命因舞蹈而展開新局面。李惠美女士起初於高雄縣市開始教授中華民族舞、芭蕾舞、踢踏舞以及各國民族舞，桃李滿天下，並在各年度台灣區中華民族舞蹈比賽中獲獎無數。

1961 年李惠美女士應屏東縣政府山地課邀請，成立「屏東縣山地歌舞改進訓練班」，教授原住民歌舞。1969 年，則應聘擔任中央電影公司「群星會」（李行導演）影片舞蹈設計兼指揮。1974 年，獲中華民族舞蹈學會頒發從事「舞蹈研究教學」，資歷 20 年以上特殊貢獻獎。

2015 年 3 月，李惠美女士在高雄鳳山的居所因屬指定古蹟範圍，必須搬遷，其女兒李孝芬女士決定將母親自 1956 年起從事舞蹈教學相關之舞稿、舞衣、舞鞋、道具、歷年受贈獎狀、獎盃與老照片，以及父母親 1940 年代自中國攜至台灣的物件等兩百餘物件，捐贈給台灣歷史博物館。李惠美女士為了最愛的舞蹈，將人生最精華的時光投入舞蹈創作與教學的無私奉獻，也豐富了戰後台灣的藝術文化內涵（高三村，2001）。

李孝芬（2017）於臉書分享：

母親最拿手的舞蹈，就是古典芭蕾及西班牙舞。雖然她年事已高，但是只要聽到響板的聲音，她的雙手就會隨著節奏舞動，展現出很有精神的西班牙舞姿，不知道這是記憶帶動身體，還是身體帶動記憶。

歷史人文與舞蹈系學生的連結，是為了豐厚舞蹈系學生的人文素養。看完展覽後覺得此展覽應介紹給舞蹈系的學生，其一是讓學生認識這位與蔡瑞月女士同一時期的舞蹈家但卻是鮮少人知道的優秀舞蹈人物，另外，是為舞蹈教育的延續。於是腦中就浮現了：「帶著學生認識你所不知道的舞蹈人」這個想法。

在此同時，也反思自己，身為舞蹈人且又帶著年輕一輩的舞蹈系學生學習，我們都該思考及教育：「我們記得了什麼？又忘記了什麼？」舞蹈系的孩子最會記動作，而動作的根源及歷史是誰給我們的，才有現在的我們？這值得思考。於是，我帶著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大四的學生到台灣歷史博物館，參觀了李惠美館藏受贈選要特展。

在看完展覽後，學生覺得十分有趣，像是以前的節目單、跳舞的道具以及用毛筆寫的書信等。雖然對於這位舞蹈家完全不認識，不過卻紛紛表示頗有興趣想了解這位阿嬤級的舞蹈家。因此在討論後，學生想進一步了解李惠美女士並決定在期末時做一齣以李惠美舞蹈家一生為本的舞劇。

## 跨域教學的收穫與挑戰

### 戲劇以人出發，帶著學生回到人的感受

舞劇是戲劇與舞蹈的綜合體，兩者不能分開。我所教的表演學，主要是透過戲劇的訓練，讓舞蹈系的學生在表演上可以更有張力及表現力。對他們來說，情感的表達及口說是他們較需要被開發的。於是，我思考：「怎樣是可以引導他們的情感並且包含戲劇及舞蹈的學習及表演呈現？」。

#### • 發展舞劇

對我而言，讓這群學生發展舞劇是特別適合他們的，可以透過看見前輩的舞蹈人生來看見自己正在進行的舞蹈學習，更有鼓勵及勵志的潛在意涵。無形中也讓這相差四代的舞蹈人跨越年齡連結在一起。

什麼是舞劇呢？舞劇是戲劇與舞蹈的綜合體，像是今年來台灣巡演的迪士尼「獅子王」音樂劇就可以將它歸類為「舞劇」，加上歌唱音樂。例如：獅子王的表演者裡頭就有許多舞者，他們會用肢體表演並且用肢體說故事表達情感。我的學生在舞蹈專長上十分拿手，不過在舞劇裡的舞蹈需要將情感表現於肢體及延伸至臉部表情，是一個全面性的表演，相較於以往像是戴面具在跳舞的他們有很大的差別（戴面具跳舞指的是：只有身體說話舞動而臉是像面具一樣不會動的）。除了沒有表情之外，開口說話對他們來說更是一大障礙。

#### • 回到自己，從感官開始的情感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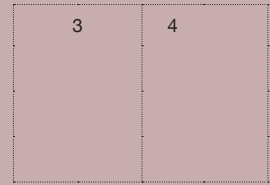
說到情感訓練就要回到自己的感官開始。回到自己，回到自己的感覺，從感官感覺開始，我覺得如何？我感覺到怎麼樣？感覺是由內而生，是延續性的、是線性的；舞蹈較是點狀非線性的，就如戲劇是一齣戲而舞蹈是一段一段小品組合而成。從感覺開始對平常比較是外感訓練的學生要進到情感式的表演是特別重要的，於是我帶著學生從戲劇表演的「內在動機」及「口說」開始練習，讓學生了解「為什麼」進而期許他們可以達到運用肢體帶著情感說故事。就像是自傳中寫到的：為什麼李惠美的父親不讓他的女兒學習喜愛的舞蹈，進而去想像他的角色。也因為想了解為什麼，我帶著學生從李惠美的自傳《舞癡——來自日本的李惠美》讀起。

#### 帶領學生創作《舞動——李惠美的舞蹈人生》之過程

班上同學分組報告李惠美女士的生命故事，從出生到她來到台灣定居發展舞蹈教育的種種歷程。故事總是特別吸引人，透過閱讀瞭解一個人而與她產生連結，似乎就像是跟李惠美女士一起經歷她書中所陳述的各種事件。

我們在討論後將李惠美女士的自傳，將其舞蹈生涯分為十個段落來演出：(1) 李惠美回憶童年時光、(2) 立志當舞者、(3) 習舞過程、(4) 戰爭、(5) 亂世戀人、(6) 開班授課·嫦娥奔月、(7) 育





- 3 學生到台灣歷史博物館演出《舞動－李惠美的舞蹈人生》。(施雨辰攝，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 4 學生到台灣歷史博物館演出《舞動－李惠美的舞蹈人生》，學生扮演說書人。(施雨辰攝，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幼院教舞，返日探親，教導原住民舞、(8) 日本公演、(9) 結尾、(10) 導演致詞。

成員的組合，是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 109 級七技四年級之學生，全班人數 42 人，共分成 6 組。學生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比較心動的段落，所以每組人數不一。我想，要有心動喜歡才能繼續創作及開心工作，所以只要一組滿 6 人即可，每組 7 人進行分工，沒有硬性規定人數。

• 回到人，回到自己－讓學生循著自己適性發展

要準備演戲的過程中，學生會跟我提到：「老師，我只會跳舞不會演戲」、「老師，我想當導演試試看。」或者「老師，我不想跳舞也不想演戲，我覺得我跳得不好，也演得很彆扭……。」亦或「老師，我可以當工作人員就好嗎？」

舞蹈以表演為主項，普遍學舞的孩子從小的訓練都是以表演者為目標，若不是當舞台上發光的舞者就是當工作人員。而我們的教育並沒有針對工作人員（或是說非舞者的人）來規劃他們所需要的課程，因此免不了會讓學生有了此想法：「我跳不夠好，就等於我不好，形成貶低自我價值的想法。特別注意！是『不夠好』，並不是『跳得不好』！」我想平衡幕前與幕後，也是選擇做舞劇的其中一個原因之一，讓學生有更多選擇，看見自己的價值。

• 從識別特質進行分組，開發主動性和創造力

在組別上我分了五組分別是：(1) 表演組：又細分為說書人、演員和舞者；(2) 導演組：導演及書寫劇本；(3) 服裝道具組；(4) 音樂組；(5) 編舞組。讓學生識別自己的特質及興趣後進行選組。

這樣的分組最大的收穫是：學生們變得會主動練習、討論還有開心！在舞蹈的訓練裡，許多時候是必須被要求一致、一樣的。透過這次的表演，同學也因此看見彼此間的不同與不一樣的專長：像是擔任說書人的同學們口說及組織能力很強，台風也穩健。擔任導演及編劇的同學很有自己對舞台及文本的想像。擔任服裝組的同學常一群人上網挑選衣服配色，依照著劇中的年代找合適復古的服飾。音樂組的同學也是做了許多功課，依照時代背景找出當時的音樂，每一組分享他們的設計及想法時，同學們都嘖嘖稱奇。似乎平日與同學彼此熟悉，卻不曉得他們都有著一些對這方面藝術的天分跟才華呢！而我也感受到他們在分享呈現時對自己的那份肯定與成就感。

• 跨領域與跨世代的交流創作

搭著呈現的順風車，我邀請了李惠美女士以及她的女兒李孝芬來欣賞《舞動－李惠美的舞蹈人生》這個作品。教育需要延續，李惠美舞蹈家跟這群學生差了將近四代呢！（當時李惠美老師 98



歲，學生 21 歲）能夠邀請到她們來，我自己也很開心。這算是透過戲劇及舞蹈的跨世代交流吧！

演出當天，李惠美老師因身體不適沒有前來，由她的女兒李孝芬跟李惠美老師的學生們前來欣賞。李孝芬女士看到自己以及母親的故事被這群學生以舞劇的方式呈現出來，十分感動，也跟學生們分享了许多故事及舞蹈經驗。恰巧李惠美老師的學生現在也在日本教授舞蹈，因此也跟學生分享交流夏威夷 Hula 草裙舞。

透過舞劇連結四代舞者，從「做中學」讓學生親身體會感受來自日本的舞者並認識這位與蔡瑞月同期的阿嬤級舞蹈家，李惠美，是這堂「劇場表演」最大的收穫。

## 跨領域分享

幾週過後，我再次接到台史博的邀請。館方邀請學生去博物館表演這個作品。並在演出後幾天，又接到來電邀請我去全國藝才教師研習營演講，題目是：「藝術教育如何進入博物館與其交流」。

接到電話的當下我口頭答應了，這是我第一次受邀演講，掛上電話後開心地興奮了一下。但接下來我就後悔了！我想寫訊息去推掉。我窩在床上滾

了好久，因為要講上三小時的課程，我沒辦法；要做三小時的 ppt 文字理論分享，我沒辦法、「我不會！」；要面對全國的藝能老師，「我真的不行」。這個聲音一直在我心裡大喊，我沮喪、生氣又難過，我問自己為什麼做不到？難得的機會可以跟全國的老師分享，我生氣，氣我自己不行。

「唉，真的不行嗎？沒辦法嗎？」我問我自己。

我想到了戲劇教我的：「回到人，回到我自己」，就像我帶領學生的「識別自己的特質，做你會做的」，不要跟別人比，不要去看別人都做什麼你就要做什麼。

學者演講三小時，你不一定要跟他一樣。於是在我心中跟我自己對話：識別你的特質，做你會做的事。我反問自己：「你會做什麼？」我回答：「我會跳舞、我會演戲、我會分享聊天。」最後給自己一個結論：「好！那就做這個！」

於是，我在「藝術教育如何進入博物館與其交流」三小時的演講中，我先以詩意的舞蹈開場，跳出我對李惠美老師學舞的態度與故事的敬佩。接著我以「教師入戲」轉身戴上一頂跟李惠美老師自傳裡的大頭照非常相似的帽子，扮演李惠美本人。以第一人稱用日語開頭介紹我自己的故事以及提問現場的老師（當時現場老師真的以為我是鈴木惠美子）。最後我拿下帽子、披上圍巾跟大家自我介紹我的真實身分——南應大兼任教師，以 ppt 圖文分享我如何帶領這群學生到博物館看展，認識李惠美女士。以及陪著學生識別特質進行分組完成舞劇，並且跟李惠美老師的女兒及學生交流舞蹈的歷程。

我很開心我做到了！就如同我帶領我的舞蹈系學生一樣，循著戲劇「回到人，回到自己」的角度來觀看自我，看見自己獨特的特質。我想以戲劇跨域教導舞蹈系的學生，最大的價值在於引導學生允許自己是可以不一樣的。發現自己特質，自信地發展自我，透過戲劇觀察自己，結合舞蹈專長遇見美好的自己。

## 延伸閱讀

高三村（2001）。舞痴：來自日本的李惠美。高雄市：鳳山圖書館。